

天上的浮雲，像河裏的溶冰似的，一塊一塊向東飛去。東升的月兒，已不知去向。我老早就預定今晚會下雨，果然幾陣風過後，繼着便下了雨。一絲絲敲着玻璃窗，發出叮叮的聲響。我似乎被這種魔聲催眠着，彷彿的已入睡了。

假期時日記

春假記事

中陳忠論

四月一日，本校師生有遠足雙溪雅蘭參觀泰益碩我廠之約。早晨八時，乘車赴吉礁橋。師生共三十六人，同搭北海汽船。汽笛一聲，機轉輪動，破浪而去。舢舨帆船，順風往來；對岸綠林，蔚然可觀，皆椰樹也。突出高峯，入雲際，吉礁山也。約二十分鐘，到北海船附碼頭，語聲繁雜，人客爭先恐後，異常擁擠；我輩結團從容而起。到市中，轉乘汽車，每輛資金九元，總共六輛。沿途人車往來，絡繹不絕，道之兩側，椰林參天，園中居民，皆閩粵同胞，竹籬茅舍，雞豕成羣，蹣跚往來。每距離一里，必有一小市集，商店數十間，煙酒局無處不有。車駛至捕房，必緩行，有行旅者，必經檢查。盡椰林，路分兩歧，車向右駛，道路廣闊，田疇萬頃，水沒田廬，枯槁交橫，蕪穢叢生，羣牛哺草其間；土人男女持竿攜釜，垂釣於清溪之上；男兒皆持竿捕魚於大溝中。出露烈日，入浸冷水，笑語喧闐；見汽車過，仰首而笑。未幾，經一市集，商店數十間，市民約二百人，其物產如香蕉、芒果等，觸目皆是。自北海埠至此，約半點鐘，途長十二里許，總計捕房九所，警察一百餘人，煙酒分局約廿一間，當店十六間。歷數分鐘，過長木橋，修約二十丈。橋下大川，水污淡黃，流且急，不便舟楫。至彼岸，有檢查局焉。局員六人，俱是馬來人。局旁有白色長柱直立，可使之倒垂當道，是為境界也。入此界線，則屬吉礁管轄矣。道敷紅土，樹林一碧，盈山滿野，皆膠樹也。土人持刀攜桶，皆割樹膠者。再過長橋，經雙溪大年，約二十二里。是時鐘鳴十下。又五里，達雙溪雅蘭，商店數十間，蓋新興之市集也。其大宗出產物，以樹膠碩莪為最著。聞客言有碩莪廠五六間。新闢地皮皆種樹薯，間植樹膠。牛車成隊往來，皆運薯根及薯渣之車也。摩托車上大包者，皆碩莪也。車向右歧路行，入英人之樹膠園，枝葉蔽天，清風徐來，景爽宜人。所經途，皆甚狹窄。

崎嶇山間，橋梁亦多粗陋不易行，兼昨日霖雨大作，道路未乾，車行泥中，阻滯不前，污水飛濺；高山深谷，險怪萬狀，牛車往來，阻滯道中，交通頗感不便。未幾，至目的地矣。園主林連登先生先派六位代表，招待我輩。感激良深！茶話畢，時方正午，休息時許，乃引導我輩入廠參觀。全廠分爲三所，一與二皆製碩莪，三磨碾薯根與製粉所。有引擎一座，引動各機。機之後築小池四十餘，大桶六十餘，抽水機，濾水機，脫皮機，碾磨機各一，濾洋機二。其製造之法，先割去薯根木質之兩端，分爲兩塊，乃置入脫皮機中，旋轉不已，瞬息之間，外皮與泥土，由機側小孔隨水流出，根則向彼端漸下，墮入水溝中。溝有運轉機，運之而上，至末端，落於磨機中，磨細末後，其汁由小溝下流入小池中，其渣滓漸滑入濾機中，旋轉未幾，其汁稍乾，乃向彼端而下，落在大竹籬上，其汁盡矣，曝於日中可爲肥料，或運往鄰近諸市，爲飼猪之好養料。其汁流入池中，澱粉漸下，俟其澄清，吸出水，以其粉置諸木桶中，再浸以水，每日換一次，汰其汁污，以避臭氣，如是至六天，取水出，即成薯粉矣。曬乾磨成細粉末，可爲洗衣上之需要品也。運之至製造所，以手弄之，先成粉末，傾入白布搖籃內，二人用力推挽之，漸結成細粒，以竹畚漏之，粗者再搖，細者妙諸釜中，和以樹薯油，煉至水分乾，則攤在烘場上，俟其乾燥，置於漏機上，粉末濾下，成碩莪者墮入包中。裝置畢，則以汽車運往埠中發售。其製造所，有大小二處，烟突一小，釜八，漏機一，工人十六名。一所尚未開工。據導者言，全廠工人有三十餘人，每日出產三十餘包，每包約二百斤，每包工資八角，平均每人工資在一元以上。每擔樹薯根可做碩莪十二三斤，樹薯每擔三角，碩莪平時價每擔七元。其銷售最多者，爲倫敦印度等處。樹薯皆是本園所產。建築廠所及各種機器，共計資金五萬餘元。每月出產約五六千元。參觀畢，回原處食稀飯後，俱赴廠前攝影，乃乘車而返。沿途所見，皆樹薯也。未幾抵樹膠廠，導者引我輩入內參觀，有八土人在內製片，其製法大約先以醋酸和樹乳混合，乃貯之於木桶，歷三時，乳汁結成一體，取出置於機中，壓之數次，水分流出殆盡，乃成樹膠片。再運入薰房薰之，及其乾燥，乃運出發售。聞導者言，全園面積有三千英畝，樹膠有數萬株，全園分爲四部，工人約五百人，每日出產在一千片左右。未幾赴林先生之住宅，高樓廣廈，輪奐一新，方入籬笆，花香撲鼻，果樹繁茂，景爽宜人。歷數分鐘，更乘車向原路歸。約半時至雙溪大年，拾車遨遊街市，商店林立，道路廣闊，警局，銀行，大商店，

皆在市北；新民學校則在市西；萬山車站位於埠東，其物產以樹膠爲大宗。商業日見發達，交通便利，將來之興旺，正未可限量也。其輸入品，以洋貨爲大宗。米則由吉礁等處輸入。及三點半，乃羣集乘車而返。四時許抵本埠。到家乃從容執筆記之。

春假日記

中呂承徵

二月四日日靜風靜，車馬滿街，今日何日，非俗所稱陰曆十二月三十日乎？是日也，行人露忙碌之狀，稚子呈欣喜之容，手中所執者，非魚肉菓子之類，即炮紙香燭之物；其所談者，非肥雞美酒，即骨牌麻雀。將晚，行人漸稀，我亦轉步入室，忽聞廚房中雞鳴，趨而視之，一雞死矣。我始知行人之所以稀者，因各人皆欲作杯酒片肉之樂耳。飽腹後，復步出門，見老幼男女，莫不着新衣而光頭髮，歡顏相向，若甚覺過年之快樂者，然我處之如常，人在室外祝新年，我在室中吟文章，不以物喜爲喜矣。十時，我乃就寢，須臾，忽聞砲聲大作，我從夢中驚醒，起而視之，則見雲濃星稀，燈光照耀，各家門前，掛以紅布燈籠，又有微風徐來，吹散殘餘之砲紙，如蝴蝶之飛舞。其時行人寥寥，聲音寂靜，但聞童子戲爆竹之聲，與室中之骨牌聲，遙遙相應。我徘徊於街上，約半時之久，乃潛步入室就寢。

喜新厭舊，人之常情，舊劇重演，觀者厭之，何以我人對於新曆則冷淡，而對於舊曆則熱鬧乎？況陽曆爲中華民國所定之國曆，爲國民者，應遵而行之，方不失國民之資格，而今則舍新循舊，其故何也？對於國家所定之法，何以漠然置之乎？又年節中不思作一有益於身心之事，專以歷年所演之喝酒賭博爲務，雖喪財傷身不惜，年年如此，豈不厭乎？

二月五日鐘鳴六下，挺身而起，開窗而望，天已大明。開門而出，闊步於街上，天朗氣清，沙塵不興，各戶均閉，門前數尺之地，皆爲炮紙所遮，行人甚稀，馬車亦少，惟三五吉寧掃除街路而已。獨踽踽行，甚覺無聊，少焉，一輪紅日，出自東方，照映於深青之木葉上，若對我作微笑，又有微風徐來，吹我衣，亂我髮，似與我相戲弄焉。於是行行重行行，轉身回家。

我晨起必浴，舉步至浴室，見種種污穢之物，浮沉於水中，我乃舉帚欲洗之，忽有人從旁叱曰：「汝知今日是何日乎？今日爲今年之第一日，例不應掃除，凡一舉一動，應十分謹慎……」我曰：「不論何日，作事皆宜謹慎，但今日洗水池，究竟有何不利乎？」其人曰：

「我今日暫不告汝，俟明日語汝。」我乃伺其外出，開門洗之。飯後有數人自外入，對店中各人而祝之曰：「發財恭喜！」又曰：「今日殺幾隻雞，飲幾瓶酒！」又曰：「賭博未！」由是觀之，可見一般人之心理矣。

二月六日當此廢曆新年，有左抱幼妾，右擁嬖女，與之馳騁乎康莊大道者；有手攜小童，背負嬰兒，徘徊於街衢之上者；種種景象，難以枚舉。一言以蔽之，不外乎表新年中之快活耳。我素厭此種舉動，故數日內，意於出門，友朋來開談，祇在家中，時而讀文，時而散步，以自樂其樂。今日日本擬外出，因無處可以遊行，故仍伏處家中。飯後，忽聞外邊鼓聲大作，呼聲齊起，出視之，見有扮裝猛獅者，舞弄棍杖者，鳴鑼擊鼓者，隨後喧呼者，其時人如潮湧，聲如颶起，我甚奇之。忽聞人從旁語其友曰：「今日打獅矣。我等盍去觀之。」於是我好奇之心生矣。乃隨其後而觀之，至則見某店樓上垂掛一竿，竿端繫一紅包及青菜一束，獅見之，則揚威伸爪，攫取紅包，其時觀者皆伸頭鼓臂，全神注視，獅左進右躍，均不得逞，於是奮身高躍，廣開其口，將吞紅包矣。當是時，鑼鼓聲，電炮聲，鼓掌聲，呼噪聲，並時而作，耳爲之聾，審視之，紅包乃人手所取，非獅所吞也。噫！金錢乃一死物耳，善用之則社會蒙其福，不善用之則社會反遭其害。世之用錢者，盍亦審之！歸後見五色國徽飄搖於屋頂之上，我不禁驚駭，繼而喟然嘆曰：「國旗者，一國之代表也。用之不慎，與國體有妨。故升降宜有時，不可濫用。今一般頑夫，濫用國旗，不顧喪失國體，且語之不聽，噫！中國國民！中國前途！」

二月七號今午有人告余曰：「今夕大鐘樓前打獅，打法甚奇，汝盍往觀之。」我好奇之心，又從腦中生矣。穿衣戴帽，直馳海邊，至則打獅已畢，但見人山人海，服色萬殊，夕陽斜照，水波不興，五艘大艦，凜凜矗立於海峽之中，砲台矗立，旌旗蔽空，全港幾爲之變色矣。噫！見物興感，古有恆言，今我見此景象，能不發生感想乎？夫以一國之艦隊，出而巡遊，是欲發揚國威，而表視其強大之力耳。某國艦隊出遊，是某國之光。其爲國民者，亦莫不因之而榮也。由是觀之，國強則民榮，國弱則民辱。負強國之責者何人乎？國民而已。今回顧祖國，陸軍既不堪一戰，海軍又等於兒戲，終日在不生不死之中，語以圖強，亦云難矣。然事在人爲，安可坐視而不救哉！有志者事竟成，要在我人之自勉而已。

二月八號：天氣炎暑，行人多露倦容，酷日當空，草木爲之稿枯，此熱帶之氣候也。我昨夜因砲聲之擾，致不得酣眠，今晨又離牀甚早，故今日精神，頗覺疲倦；加以今日暑氣逼迫，於是腦中百感皆湧躍而出矣。我當百感叢生之時，常讀國文以消遣，故即取而誦之。少頃，不覺岑岑入夢，見一老婦，年逾五旬，蒼顏白髮，衣服襤褸，手持盤，肩荷鋤，往來於酷日之下，已而置盤於地，屈身鋤田，其時老婦面色盡赤，流汗盡溼其衣矣，坐於椰樹之下，開口若有所言。我正欲發問，忽然驚醒，拭目視之，在我前者，乃國文耳。回憶夢景，不覺嘆窮人生活之苦也。

暑假期內之日記

中黃靜山

民國十二年七月十六日：是日爲暑假期之第一日，學校舉行休業式并茶話會。早起盥濯畢，易衣履，時諸同學亦陸續而至。八時五十分，師生齊集操場，由顧教務長率全體向國旗行三鞠躬禮，繼致訓詞，攝影畢，隨即開茶話會。此次茶會，悉由同學出資，以爲一學期最後之一會也。凡與會者皆到，並請諸位先生列席。會中備有各種茶點，談笑風生，盡忘半年來之勞瘁。席間先生及同學等，各說笑話以助興。每說一種，即拍手歡騰，可謂極一時之樂也。興盡而散。

十七日：學校休業。余既返舍，早起秉筆書日記。早膳後，信步遊郊野，但覺天然風景，誠非城市所可比，加以禽鳥之聲，尤令人樂而忘倦。歸取青年立業指南瀏覽數篇，深感其立論真摯，足爲吾輩至良之藥石。休息須臾，日亦西歸矣。

十八日：夜雨連朝，淋漓不止，行人不出，禽鳥不飛，無形悲感，雜然而生。於是靜坐觀書，讀邁騰博士養成學識與經驗一章，至青年失學之失學者，生活智識猶不具，況其他乎？宜其國勢一蹶不振也。午後雨止，出門一望，暮色下沈，陰雲密布，良久乃見日光，豁然開朗，令人神怡，散步數十分鐘始歸。

十九日：天氣半晴陰。余執杖至樹膠林，察看工人採膠，因一般工人，工作不甚經心，惟知計時取值，故傾溢樹膠，損傷膠樹，往來有之。

余巡視一週，知余家工人，未有是弊，多能留心工作，殊可嘉也。因援筆而誌之。

二十日：天氣晴朗，早起閱書數章，出門散步。時值園果正熟，遂持竿攜筐，赴園採果，得果盈筐，歸而分諸家人。復閱青年立業一篇，已而日漸西沒矣。

二十一日：早餐後，鄰園劉君到家談敘，并云伊家常遭劫，前月某晚，又突有強盜十餘，蜂擁而來，家人倉惶失措，四散奔匿，其胞姪某被匪連砍數刀，幸未大創，當時被奪金飾數件，君不與計較，且以善言勸退，詎匪不知自罪，猶強索金錢，君知不可理喻，遂拔槍轟擊，四鄰聞之，爭出援助，當時生擒一人，槍斃一人，送衙入案，判案如何，尙未知悉。余曰：「盜賊猖獗，結果如此。以後一般盜賊，當不再橫行如是矣。」劉君撫掌大笑，持誌之。

二十二日：余因休養腦力，故閱書之時間不多。除操一二家事外，非仰觀宇宙，即俯察自然生物，因得實驗之益不少。是日天氣和煦，野外景色怡人，余被衣而出，但見碧草茸茸，鮮花豔豔，微風到處，盪漾如波浪，其中以含羞草爲最盛，徘徊間，忽憶自然科學有含羞草之知覺運動幾類動物之說，因觸以手，果也葉片盡閉，枝亦下垂，蹲而視之，少頃，葉片復開，枝亦以次還原。再觸之，其閉闔如故，其開放亦如故。如是者再而三。余曰：「異哉！豈植物果有知覺歟？」遂歸而誌之。

二十三日：余在家無事，因到店觀商情，借以實習。時值正午，顧客皆集，余於買賣手續，及各物價格，未甚熟悉，接應其間，經時未久，即覺頭目暈眩，遂歸寓休息。

二十四日：東方甫白，德禽報曉，余夢才醒，但聞人聲喧騰，爆竹四鳴，出而視之，見馬來人美其衣冠絡繹於道，蓋是日乃回教徒之慶典也。教中人家設筵慶祝，其有戚友之關係者，餽以食物，或酌客於其家，食畢，聚而賭博，或同遊於外，意甚快也。此爲地方風俗之一，故誌之。

二十五日：上午九時，訪友人盧君，甫入門，適沈二同學亦至。於是復邀李君來會。歡愈平日，暢論時事，胸襟舒暢。茶話畢，參觀啓新

學校，該校規模雖小，然辦法尚佳，學生成績，亦有可觀。出校散步郊野，興盡還原處休息。未幾，沈李三君辭別而歸，余亦返舍。二十六日晨起，跣足徧遊山陂，並巡視工人操作，無如暑氣迫人，精神疲乏，遂歸而休息。午後兀坐無事，正欲求相當之事而操作之，忽見庭前野草叢生，余自度曰：「此物既礙步行，復不美觀，盡除之。」遂荷鋤為除草夫，手舉鋤落，斬其莖，刈其根，不一時，土地平曠，片葉不留，庭前景色，煥然一新。收鋤，日亦西沒矣。

二十七日有友來自居林者，備述其地景况，并云前月發生血案一件，慘不忍聞，即某甲手刃其妻也。甲妻有母，祇生一女，但賴女為活，後以女許人而使之潛歸，另嫁他家，以圖取婚金，至婚甲時，已弄狡獪三次矣。妻甲數月，母女復萌故態，許事某乙。甲偵悉，氣無洩，謀殺之念，由是而生。某日，女以事他出，甲截其歸路，刺以利刃，腹裂仆地，腸胃盡露，血流如注，見者莫不慘痛。女猶喃喃曰：「禍出自吾母。」蓋其時尙省人事也。附近人恐甲逃被累，羣起執之。甲從容曰：「事是我為，當我負責。」遂載傷者同投警局報案。翌日，女斃命。審判結果如何，尙未探悉。余以事屬奇特，故誌之。

二十八日：上午九時，接到友人沈清楚君來函，並偵探小說一本。函云二日後將歸國，用此告別。沈君乃余故交，前肄業集美學校，近因風潮罷，故乘隙南來省親。今復買舟北指，擬將赴申。今來函告辭，知其念念於故舊，而尤感其求學之切也。惜沈君起程之日，余不克躬往送行，遂草數言，以為報覆。

二十九日：家務操畢，獨坐無聊，偶於書架取書一本，視之，乃昨日友人所贈之小說離奇暗殺案也。其命名奇異，料想記載亦必奇特，隨手披閱數篇，覺其事憑空而來，忽現忽滅，似夢非夢，似幻想非幻想，語語奇妙，雖有敏者，莫之能判，真奇作也。已而掩卷出外散步，追暮乃歸。

三十日：天氣晴朗，早起，精神頗適，因閱書數篇，借以運用腦力，忽憶假期內之文法宿題，尙有未明瞭者，心殊不快。遂秉筆書其一二，不惟掩卷苦思莫得，即啓書以觀，亦難扼其綱要。歷二時許，猶未完其答案，而精神已覺疲乏。遂投筆休息。

三十一日：日來天氣炎暑，每易致疾，家慈固身體孱弱者也，經此酷暑，遂覺不適，呻吟牀榻間，苦形於色，於是延醫診脈，察病擬方，藥味辛辣並下，意消除暑氣也。余持方求藥，煎而奉服，似有微效，因擬翌日再服原方，冀得全愈焉。

八月一日至五日：近日因家務紛紜，致不得外出，又因假期將滿，不能不準備上課事宜，故於暇時輒溫舊課，以免臨時踴蹶也。如是者數日，不復述其餘事。

六日：是日為假期最後之一日，凡假期內之操作，既一一收束，於是收拾行李，準備赴校。因我家距校較遠，不能不預先到校，整備一切。辭別家人，十一時乘汽車至火車站，買票待車，車至，依票列席，嗚嗚一聲，啓輪而行，探首窗外，但見山林屋宇，向後奔馳，不覺車之前行也。須臾，抵畢賴，轉乘汽船望板島而前。汽船速率，不如汽車，而空氣光線之通透則過之。憑欄遠眺，水陸風景，歷歷可指，約三十分鐘，舟乃傍岸。舍舟登陸，乘電車而赴校。

暑假內之日記

一中張志華

十六日：上午八時，本校行休業禮。學生濟濟一堂，向國旗行三鞠躬禮，既而拍照，乃進茶話室。已畢，余邀二友作海邊遊，乃乘電車到海濱，且觀英人遊戲。又往華民政務司觀華人問話，昔以為不可上樓，故不敢近視，後乃得友人指導，始知可隨意往觀。此類之事，甚可增進吾等之膽識，故余常邀友往觀焉。後即沿海濱徐行，至一地，靜謐可愛，修養最宜，吾儕即坐於樹下。海風自北而南，海浪起伏如山，衝至岸上，高約丈餘，遙望之，有帆船一，乘風而來，為浪所激，忽隱忽現。余驚問友人曰：「何其膽之大也！」友人曰：「余觀天下無難事，其有膽略者，未有不成功者也。」再仰首遠望，而舟已進口矣。

十七日：在校休息。

十八日：歸家。余坐在車中，鬱鬱無聊，一日之久，僅作夢而已，未及領略車外之景。

十九日：在家休息。

廿日：在家作工數小時之久，四肢疲乏，精神倦甚，乃就眠數小時。同學某君來邀余賽足球，惜球場狹小，凹凸不平，未能馳騁自如耳。廿一日：晨鐘報五下，遂披衣急起，趨庭前行深呼吸。既而進餐，作工數小時，精神疲乏，乃邀同學某君遊樹乳園。園中草木葳蕤，夾路成蔭，涼風徐來，百鳥爭鳴，誠足樂也。然風景雖佳，惜無果實以解飢渴。未幾，乃歸。晚飯畢，往賽足球，余隊勝一球。二十二日：晨寒氣侵人，陰雲四佈，雷聲隆隆，少頃，下微雨，約數小時之久。余坐在家中，鬱鬱無聊，乃誦國文數課，以為消遣。本埠有人造鐵船一艘，工竣已一載，所開之船塢，廣逾數十方丈。是日下午五句鐘，余與數同學前往參觀，咸驚嘆焉。嗚呼！外國之工業發達，由此可見。凡物品多由汽機製造，以一汽機之力，可兼千百人之工，所成之物，自然廉而美，國之富強，不亦宜乎！吁！吾國開化最早，然習古而不求進步，一切器具，皆由人力製造，所成之物，質極而值貴，故工商不發達，利權外溢，吾國民猶漠然不察，宜其國之弱且窮也。吾望工商二界同胞，力求進步，振興土貨，然後乃有濟耳。

廿三日：往魚塘觀漁翁打魚，拋網二次，見其得魚約二十餘斤，觀者為之欣然，不知漁翁之喜若何。

廿四日：早餐後，余與數友往某同學果園中採摘果子，至其地，摘果實而嘗之，果小且酸，不甚適口，請同學擇其佳者而採之，採得數百枚。其傍有一河，吾儕即坐在河邊而食之。河水清澈，白石錯出其間，流聲潺潺，遊魚忽上忽下。兩旁大樹參天，鳥唱蟲鳴，如音樂之悅耳，誠足樂也。樂而忘歸。同學某君曰：「時已不早矣，曷歸乎？」吾儕始歸。歸家後，約四句鐘，晚飯畢，往賽足球。

廿五日：余與數同學作野外遊，過某同學家之魚塘，直入山野，見村中農家婦女及小孩，拔除害苗之茅草，異常忙碌，雖炎日當午，猶孜孜不休。嗚呼！余見村中小孩未及十歲，而苦作不休，良可慨也。時鐘報三下，吾儕遂歸家。

廿六日：余在家中無事，乃抄英文文法數課。晚飯後，往觀比賽足球。夜間，余與友人劉子乘涼庭前，斯時明月當空，清風徐來，萬籟俱寂，惟聞蟋蟀唧唧於草間。庭前木葉微脫，涼風拂面，人影在地。余謂劉子曰：「如此良宵，吾儕作何樂乎？」劉子曰：「吾儕唱歌可乎？」余曰：「善哉！」乃同聲引吭，高唱數曲，令人心怡神曠，洵足樂也。惜蚊蟲太多。

廿七日：乘早車往吉隆坡訪尊孔同學。

廿八日：在家閒坐無趣，乃溫習功課數小時，往校前之小操場，與數十童子及三四友人賽足球於其間。是晚余最出力，東西追逐，以致汗流如雨，然樂而不知疲乏。

廿九日：在家洗掃房屋。下午三時周身疲乏，乃晝寢二時。

卅日：在家削竹為籬。

卅一日：溫習英文文法，兼看護吾弟。

八月一日：早餐後，助父親記賬。晚飯畢，往賽足球。是晚為最快樂，至暮始歸。

二日：早餐後往學校補皮球。中午邀二友人，赴某處採番石榴，至其地，見果樹稠密，果實纍纍，吾儕欲攀樹摘之，奈黃蟻甚多，乃以石擲之，以棍投之，得數十枚，分而食之。晚飯後往賽足球。

三日：在家整備衣服及書籍回校。

四日：晨鐘報五下，余遂披衣急起，趨庭前行深呼吸數分鐘。洗面畢，作工約一小時，往同學家中拜別。既而進飯，乘馬車抵車站。又蒙數同學送至車站。約九時，火車鳴鳴而來，余遂上車與諸同學握別。斯時憶及回家之時，無日不與諸同學遊耍談笑，快樂若何，今忽遠別，心中未免悵悵不樂，誠難忍也。時抵校約七時許，往海邊乘涼，以遣胸中之煩悶。

五日、六日：在本嶼凡足跡未到之諸名勝，邀同學作伴往遊之。

暑假日記

一 徐良知

十二年七月十六日（月）晨七時半起身，盥漱畢，入學。少頃，顧師吹警笛數聲，吾曹聚集於操場，分為四行，幼者坐，長者立，教師坐於其中，合攝一影。畢，進禮堂，見排置長桌二，每桌之上，有各種餅乾及蘇打水，陳列有序。未幾，師生數十人依次入座，隨意取食各種

物品，覺氣味清香，頗爲適口。越半時，諸生相繼起立講故事；諸師亦相繼起立講故事。諸人中能感觸吾曹者，莫過於西師講教頭郭松林之故事。郭氏一介武夫，通熟武藝，喜嫖賭，資用已盡，商於其徒楊某，楊請郭回家取資，郭渡江到楊家，時戶牖皆閉，郭即由楊園門而進，取箱一，并竊其妻鞋爲憑，楊疑之，歸而謀於兄，定害郭之策。某日，大宴郭於舟上，醉之以酒，繫之以繩，推入船底，以石灰蓋之，放於大海中，郭即死於船中。由此觀之，人立身於社會間，雖有偉大之才，而品行惡劣，亦必爲社會所棄。余願青年亟宜端正品格，毋蹈郭氏之覆轍耳。暢敘既久，即散會返家。

七月十七日（火）余性好動，見家人當烹飪時，或煮菜，或炊飯，或調和食料，此種工作，甚有益於人類也，因助之理食料。畢，共聚而食。飯後無所事事，忽念及富家子弟於料理食物，未嘗見能自作苦也，一旦父母死，金錢盡，更有何人能助彼一生乎？中午，攜物往店，助理店務。及夕，讀古文筆法百篇。鐘鳴十下，歸而就眠。

十八日（水）晨下雨，不能出門，坐而讀青年立業指南原著之序。既而雨晴，有一暹僧來，口中喃喃，不知呻吟什麼？吾弟見之，奔告於母，母令弟取香蕉予之，口復如初。見而怪之，不敢動問。因思曰：噫！今中國風俗腐敗至此，迷信居其一，甚至有謂供奉暹僧可獲福者，其愚可謂極矣。我最敬愛之姊妹們，宜脫除迷信之事，以自求多福，慎毋爲暹僧所愚也。晚間，讀小說世界乃睡。

十九日（木）午間往店，初到板榔律上海商店，此行非購物，實爲索款。因吾父命予到此，向其主人索櫃款也。回店。晚間讀少年雜誌。忽有人來視之，乃從前業師覃先生也。先生將返祖國，故來告別云：十時乃返。

二十日（金）晨起，補作昨日日記，操練身體，頗覺爽快，乃往店。晚間讀少年雜誌。歸時已九時半矣。

二十一日（土）八時到店視之，已九時矣。晚間閒暇無事，與友玩陸軍棋，甚有趣也。

二十二日（日）數日來未得閒暇，以運動過勞，精神似乎疲倦，乃飲豆精一罇，精神爲之一提，頗覺暢快。外人嘗稱華族爲東方病夫，一言蔽之，華人對於身體上之健康，不甚注意，故身弱者居大多數。同胞乎！易勉之。

二十三日（月）夜行過新街，見一瓊友進妓館，余不以爲然，乃勸之曰：「君知此事之危險乎？」彼不能答。余又曰：「爲害於青年者，莫過於嫖。」人當青春時，性慾較他時爲甚，尤宜自制，一受其毒，終身受累。願吾子慎之。」

二十四日（火）飯後讀英文法，誠有趣也。今中國人雖高呼文化，文學，尙未見有完善之文法，雖有三四輩文學家，祇能作文章，未能創文法，寄語第一流文學家，幸注意及之。

二十五日（水）晚間讀獨秀文存，所選之文字，乃近世通行之文字也。意頗新穎。取而讀之，足以啟發新思想。有志研究今文學者，不可不讀之。

二十六日（木）夕間，見番人娶妻，新郎身穿淺紅衣，有花紋，戴毛笠，灰白可觀，鞋爲歐式，其習俗之奇異，一言難盡云。

二十七日（金）晨作文法問答數條，費時甚多。甚矣中國文法之不易研究也。

二十八日（土）晨起太遲，蓋昨夜未有充足之睡眠，故今日精神不佳，甚至飲食亦不知其味，委頓甚矣。

二十九日（日）晚間閒甚，奏風琴以爲樂。

三十日（月）晚間玩陸軍棋，畢，出門經新街頭，聞人聲嘈雜，不知何故？近之，乃知電燈驟熄之故也。噫！我國人每遇意外之事，不知鎮靜，恆少見多怪，此所謂庸人自擾也。

三十一日（火）余本擬赴板榔律公市調查一切，因無人爲伴，雖至其地，亦不便調查；蓋不悉商人之拘忌，問之亦不肯詳告，得者不過區區而已。

八月一日（水）今日因身體不適，精神散漫，不宜工作，故休息一日。

二日（木）晚餐後，見數人追擊一人，被擊者不敵而逃；雖善走，已受傷；經店人相勸乃止。夫人居動物之上，知識非他動物所能及，不知相愛，而相鬥毆，豈動物之不如乎？

三日(金)晨到店，天色黑，似有大雨；俄而果雨。覺寂寞無聊，遂補作兩日之日記。休憩片刻，作吾家之歷史，費時半日。晚間將所作者謄正之。

四日(土)中午讀少年雜誌二三葉以資消遣。

五日(日)今日家父備酒請客，蓋謝客之賀遷店也。下午五時，客絡繹而來。七時散席，吾即返家。吾家對面為巫人家，忽聞軍樂作，巫人在樓上，或拜，或跪，俄而巫人抱新郎坐車上，近者為二巫人，持燈前導，後為軍樂隊，車，再後二三車，為其送親之親戚，最後有人力車，係巫童所坐者。觀巫人之娶嫁，甚似華人古派之婚式，豈巫人亦模仿華禮歟？

六日(月)晨起大雨，未幾乃晴。及夕，讀英文法數葉以資消遣。

暑假日記

中 林春漢

十二年七月十四日：本校放假。是晚，本校請麗澤社劇團演劇籌款，以充經費。予買入場券一張往觀。演至第六幕，見時表已行至十二時，頗覺精神散漫，身體疲倦，因予未嘗遲眠故也。急歸，家人已睡，敲門頗久始開。入室更衣而睡。

十五日(星期一)：早在家與父談時事。中午飯罷，因昨夜睡眠不足，不能回復精神，故作晝寢，至下午六時半始醒。晚與父談家鄉情形。九時半睡。

十六日：洗漱罷，看東方雜誌。八時半飯畢，往校就學期假茶話會約，至十二時回家。午飯畢，往謁表兄，四時而回。晚飯已畢，往邀同學方君有文到海邊散步。七時半同往思九曼生二美術館觀畫。少頃，方君辭歸，予亦緩步抵家。

十七日：早整理家中圖書，因入學以來，無暇整頓，甚為紛亂。下午予思欲求高深之學問，必須強建之身體，予體弱，上課之時，欲解決較難問題，輒覺頭暈，於學問之進步甚為滯滯，乃往思明藥房請診，而服補藥，并問衛護之法。據云：「汝須黎明離牀，洗嗽罷，即到空氣新鮮之處，步行(Morning Walk)約一英里之遠，然後回家。稍憩乃浴。汝能持之以恆，數月之後，立見功效。」予刻之於腦中，而勵

行之，以期予身之得逐漸健康焉。晚飯後，再邀方君同往海邊一遊。至八時，予招往明新社參觀。九時各自回家。十八日：早作以上四日日記畢，往中學助教務長料理考餘之事。下午一時半回家。六時又邀方君到海邊一遊，並請明日到校助先生作事。蓋予承教務長付托也。

十九日：早往方君家。邀之同往校中。至十一時，展暉同學兄邀予等往果園遊戲，於是踏車而往，同行有方君有文，丁君運丙，吳君金獅，尤君展輝，共五人。及到日落洞，自園路而進，羊腸小徑，兼以沙土高低，步行既難，况乘車乎？乃下車而行，至稍平之處，方乘車。予稍不慎，致被傾仆，車壞，衣汙。及到園屋，脫衣理之，幸尚能行，否則十里路程，難免雇車而返焉。於是持竿採果而食之，以紅毛丹為最佳。垂釣得魚，不禁憐其食餌，與盡而歸，相約於明日再往亞淡一玩焉。

廿日：因昨日先生吩咐，今日須再到校作事，故仍到校。十二時回家午飯。先約尤君等齊到校中。鐘鳴一時，同乘踏車，望亞淡公園進發。惟吳君不到。四人同到公園路口，見路傾斜，不可以車登，皆下車脫外衣而上。及到，各放車於外，入園遊玩。其外有辦事處，右側有梯，蓋以花棚，上為兩大水池，坡中之水皆仰給焉。有二吉寧人看護之。及歸，予欲乘車。尤君曰：「甚為危險，不可乘。」予曰：「無妨，姑試之。」乃立於腳踏處而下，其行如飛，不片時而到山下。方君亦勇於冒險精神，故隨後而來。因於樹下休息，以待丁尤二君。及到，尤君曰：「既到此，何不到山澗一浴。」衆稱善。因齊到一亭，放車其中，拾級而上，至水源而止。脫衣沐浴，水深約二三英尺，其最深處，則無敢近者。旁有巨石，而不知其深度焉。浴罷而返，一路唱歌互答。至支路，丁君辭歸。於是三人競車，爭先恐後，尤君車新善走，予等終不能勝之。至四盞燈，始各分途而歸。

二十一日：承姑母命，往明新社借結婚用之「正式結婚」四字，因表兄將結婚故也。至下午三時行結婚禮，予為司儀。四時茶敘而散。晚飯罷，思欲往邀方君同游，特恐其父以為予乃放浪之徒，屢邀方君出遊，致誤其學業，心甚不安。於是單身直到海邊，以吸新鮮之空氣。九時歸，作日記未畢而睡。

二十二日：補作日記罷，往明新社，因劇部將攝影以留紀念。至一時，同社友十餘人往福建女校參觀高小畢業式典禮。二時半回社中，與諸友談笑。五時回家。六時半往海邊，遇明新社友林墨西君，言談中，知彼近充韓江學校教席。予詰而問之曰：「當今之時，英漢文孰重孰輕？」據云：可隨地而變其重輕，如祖國則重漢文，此地則重英文。予曰：「先生之言差矣。世界上最普通者，英文也。無論到何國，何鄉，皆可通行英文。吾聞之，欲求高深之學問，非識英文不可。況美國與英同文，德法等亦大同小異，所有科學智識，皆可自英文中求之。我國近亦重英文，校中必有此一科。漢文惟我獨有，範圍至狹，只可通行一國。可知英文比漢文為重矣。凡事宜以少就多，以期得臻於大同乃可。」答曰：「君言雖有理，然英之所以能通行其文於世界者，蓋亦有由焉。乃其海軍甚強，商業甚盛，故得屬地多，而布其文。我國將來能如是，安知漢文之不能徧於世界乎？且日本亦與我同文，大同小異，非我獨有。」予思此題有研究之價值，故錄之。

二十三日：在家無事，掃閣少時作稿。晚到海濱遊散。八時往明新社，適有廣東人自北京而來，係遊歷者，到社演藝，以招生徒。如此人者，可謂一藝隨身，勝彼積財千萬者矣。

二十四：早作日記。晚到海邊，至九時餘回家。九時半睡。

二十五：早數客人來，與父談話。予乘自由車出遊。見海邊場中有數隊兵員練習步武及歸，父命往買物。遇友人，相與往觀番人放礮。十二時而回。

二十六：早作日記，看書報。晚乘自由車往海邊，遇方君有文，與談片時，因車無燈，相辭而返。

二十七：早隨父到北海油較一遊。時波浪甚大，船為之搖。途中見日本東京商艦兩艘，長約十餘丈，廣約五丈。據父言：「船中自船主至水手，無不以日人任之。」予聞及此，不禁觸景生情焉。夫日本以區區三島之地，而能造如斯巨艦，又皆任用其人，以保利權外溢，國無閒人，由是可知其民必和，其國必富。其故何歟？曰：以其人民皆受有普通教育，知合羣為必要。其國雖小，物產雖稀，然其民皆勤

儉，故工商業發達，足以供其國用耳。回視我國何若？雖土廣民衆，而竟一蹶不振。其故又何耶？曰：教育不普及，人民無愛國思想耳。只圖己利，不顧大局，賈外貨以謀利，互相內訌，致共管之聲浪，震人耳鼓。噫！團結力豈可少耶？及抵彼岸，乘人力車而往，約逾兩英里之遙。中為大門，左為守夜人所居之屋，右為井；再進左右皆貯椰室，右室之前為貯椰皮所，中為大路，極處為較，左側為工人宿舍，前有磚成之大煙囪，廚房在其中，距十餘丈，為辦事室；最後臨海，左右與椰園為鄰。晚飯罷，與較中夥友就近散步，時月白風清，蟲聲唧唧，與木屐之聲相應和，稍停，至一加非店飲茶。十時回較，十一時睡。

二十八日：清晨，予為破椰之聲所醒，披衣而起，時雞鳴月落，冷氣逼人，舉表一觀，已五時餘矣。因下樓散步。六時工人漸集，或剝椰，或擗椰（去硬殼）或剝椰，或擔椰，或破椰，或洗椰，或碎，或焙，或作木工，或作鐵器，或製油珍，或司油較，各司其事，秩序井然。八時早膳，咸集於廚房，飯罷各退。予徧觀之，不可勝記。中午飯罷，見所買之椰，皆車載絡繹而來。下午登輪反嶼，及抵家，鐘鳴八下，稍息，沐浴而睡。

廿九日：早作日記。午後往明新社，五時回家。飯罷往海邊，遇同學方君有文，尤君展輝，互談一時，又往明新社看報。將回，見信櫥中有致予之信，並攜而歸。十時睡。

三十日：開信一觀，乃友人張君所寄。晚飯罷，乘自由車出遊，至七時半，到明新社閱報。八時回。

三十一日：在家無事，適郵差遞到一函，展觀之，乃業師朗山所寄，令予到彼處一敘。因予自入中學以來，未嘗過從焉。遂披衣踏車而往。十二時回家午飯。傍晚往海邊，遇蔣先生，坐談片時。蔣先生歸，予獨坐於公椅。八時半回家，見明月橫空，皓皓無涯，不禁愛月心生，因於近處路上散步，延半小時而睡。

八月一日：早看書，以過此長日。及十時，猛憶日前與尤方二位同學約，到極樂寺觀一般愚夫愚婦之向佛求福，因往方君店，據其店夥言，彼已他出，乃往明新社消遣。至十二時，承社兄邱君邀觀幻術，乃昔夜來社之廣東人所演。邱君拜為師，而學其藝。四時半歸。

二日：習大小字。晚往明新社，因今晚要開歡迎會，歡迎康伯鍾先生故也。伯鍾先生此次南來，實為社會學校起見，犧牲自己，以利他人，故予甚羨慕其為人，急欲領教焉。七時，許先生生理伴康先生到社，參觀一週，搖鈴開會，由李水蛟先生唱開會次序。來賓有陳維龍先生致詞，略謂今晚本社開歡迎會，以歡迎康先生，亦可謂麗澤社與嶼中諸社團同歡迎。惟歡迎切不可單歡迎其人，宜歡迎其所為事業，思以自則自效耳。社員有殷傳德王浩然葉選青諸先生相繼致詞。奏樂畢，請康先生演說。略謂弟此次南來，雖為女校籌款，及代表通俗社而來，然亦欲抽出時間，考察南洋之風土人情，報告通俗社，以改革廈門之舊俗，振興廈門之女子教育，由廈門而及一省，由一省而及一國，此弟南來之本旨也。何期大失所望，所到之處，皆惡社會多於善社會，多數青年，陷於嫖賭飲喝之窟，又各處男女學校，每有起風潮之說，或董事與教員，或教員與教員，或學生與教員，但予非因此而抱悲觀，因有幾社會尚有進步。弟到仰光之時，有婦女廢穿紗籠之會，又荷屬某處，有一女子與其父爭，宜令其弟先入華校求學。即如檳榔嶼初係以武力服人，如義興建德兩黨是，繼則相持以理，今竟臻此學校林立，人人能服務社會之地步，予不勝欣喜。貴社與麗澤社乃嶼中之最新社會，同登臺演劇籌款，助鍾靈中學校經費，誠難能而可貴，惟欲改革陋俗，尤以白話劇為最有力。廈門如有事發現，即將該事編成劇本出演，以轉人心，如欲專施攻擊手段，則將來必立於被攻擊之地位。弟為貴社勸，而為貴社勉焉。貴社前演劇籌款助鍾靈中學，口白用福建話，法至善也，因此地福建話最普通。演劇本旨，在乎改此地之惡俗，宜以多數人能聽者為合格，且亦可感化此地土生。最後以數言為貴社相勉勵，即社會不怕被人攻擊，只怕不能同心。弟嘗見一郵船，中有日人美人各三十人，人數相等，因相約為拔河之戲，以弟觀之，勢必美國人勝，因美國人皆長且大，日本人皆小且瘦，結果則不然，此何故歟？因日人有一號令，立於繩之最先者喝「號」，則衆人皆喝「嘆」，同心則同力，心同則力協耳。貴社其勉旃。奏樂茶會而散。及抵家，鐘鳴十句，易衣而睡。

三日：修理腳踏車。晚到海邊，途遇方君，同緩步而往，八時到明新社看報，九時半歸。

四日：上午作以上數日日記。下午獨坐無聊，因往明新社一遊，遇劉寬生先生，取華僑戲票令予分賣，予許之，因取到家叔輝煌家請

買，何期彼已買自他人矣。稍坐，回家。晚乘車往海邊，坐於欄杆之上，七時環游一週而回。九時睡。

五日：上午，寫信致戚。下午，往堂叔處坐談。晚飯後，到陳元鼎先生家。七時半回家。九時半睡。

六日：上午往二位堂叔家，言陳先生要租屋事。下午到校，因陳先生託予交信條於教務長。晚往海邊，至七時往明新坐談。八時半往舊同學處。九時餘回家。

七日：早往校行開學禮，既畢，回家整書，以備上課。

八日：早觀歷史書。下午往明新社運動。五時半回家。晚往精武體育會，因予受劉先生所託，分送明新社之請柬也。

九日：往舊同學郭君店中，郭君欲觀予所作文稿，令予回家取之，彼亦出示其作文簿，於是互相研究，午後方歸。下午到明新圖書室看書，五時回。

十日：早往明新社，十一時回家，學明新社週年紀念歌。十二時半午飯。下午二時，看東方雜誌。三時半往校中買書，五時餘回家。六時到海邊遊散，遇方君，因邀之於某日到明新社參觀週年紀念焉。

十一日：上午看東方雜誌。下午往校中，與諸學兄言談。晚父執林君來，適父他往，故予陪之，九睡辭歸，予乃睡。

十二日：六時離牀，洗漱罷，記日記。九時沐浴。十時往邀方君及予父友林君，同至謝公司，觀明新社表演體育。依體育方法而行，約有五、六節，體育員四人，中以謝君榮生為最健，能以單手擎百八十一磅，雙手擎二百十餘磅云。次為黃君龍德，均得獎金牌各一，係丘君宗園所贈。十二時而散。予乃邀方君到社參觀開會，途中遇同學魏君，約方君他去，予乃步行抵社。臨時職員謝君不意令予充任男招待員，予許之。至鐘鳴一時，始搖鈴開會。原定十二時，所以延緩者，乃做電扇者來遲故也。奏樂罷，唱紀念歌，於是全體向國旗行三鞠躬禮。由劉寬生先生唱開會秩序。五，社長致開會詞。六，總理報告經過情形。七，來賓演說，有易情愚劉鐵夫陳惟龍諸先生相繼演說，均各發揮偉論，娓娓動聽，不能盡述。八，社員演說。時因鐘點太迫，由演講部主任代表全體演說。九，社長致謝詞。十，社長贈運動

員紀念品。唱國歌。茶會而散。最後全體社員攝影。比抵家，已五時矣。飯後再往明新社，觀趙上贊伍國熙二先生演幻術，至八時半，予觀人多位少，幾無容身之地，空氣又甚汗濁，乃退而出。門外電燈光耀如同白晝，屋前掛週年紀念之牌匾，上布六角明星三，均以電燈組成之。兩旁立以猛獅，目光炯炯欲活。對面爲英文燈謎，左旁爲漢文燈謎，雙方猜者，途爲之塞。觀畢，緩步而歸。行數百武，猶聞打鼓之聲，蓋中燈謎也。及到家，鐘鳴九句，稍坐而睡。

年假日記

中莊吉祥

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：余獨坐家中，無所事事，乃獨至精武體育會，閱各種雜誌。閱及小說世界內中有「自家兄弟」一篇，覺其中有無限之意。內述爲某氏有子二，此二兄弟之性質各異，大者鄙吝無智，小者慷慨萬能。及其父卒，大者爭得產大半，小者僅得其剩者，後各舉一子，大者之子毫無智識，其父又不令之讀書，因之其行爲愈趨愈下，日除煙酒嫖賭外，一無所事，其父雖屢次勸戒之，而仍置之莫聞，有時竟以狡猾相欺，及父卒，所餘之產，浪費殆盡，終流爲乞丐，小者之子好學受教，父師之言，未或暫忘，後留學歐美，名聞中外。觀此爲父兄者之教子弟，可不慎乎？又知遺產制度，不可不改。西諺曰：「遺產制度，乃殺子弟之利器也。」爲父兄者，憬然矣。

十七日：被友邀往日落洞港邊棹舟，水無波浪，正棹舟之良機也。於是棹出港外，蓋無波浪而不憂舟之覆沒也。然時正烈日當空，酷熱難忍，海面雖有微風，然不能驅其熱，故有數友不能忍而登岸休息，剩余及一友，於是相約棹出海外以爲快，乃鼓勇前進，不遺餘力，行疾如飛，蓋人少而舟輕也。及至海外，波浪甚大，友告余曰：「須格外小心，以免覆舟之虞。」余恐甚，乃勸之返棹。及至岸上，日已西沉，泊舟於岸旁，乃相率而返。

十八日：閱「將來之大戰」畢，覺一次戰爭之損失，非可以數字計之，而今列強猶急急備戰，何也？書內述爲將來戰爭之損失，更非此次之可比，人死較多而時間又較久，戰具則以路易散氣，譚克飛機，無畏艦，死光等居多，每個之價約值百千萬元。噫！曷爲而費如

許之金錢以殺人乎？曰：無非爲爭權奪利耳。吾人處其間，豈可不爲之備乎？

十九日：復被友邀往棹舟，風平浪靜，鼓勇前進，遠逾前日所經。時日已西沉，乃返棹。其時適逆風，故未能遽返，飄飄海中，及下午八時餘乃達岸上。回家沐浴食飯後，深思已往之事，不覺愈思愈懼，吾等竟敢棹舟至茫茫大海，身又不善泳水術，一失足或舟覆，其不飽魚之腹乎？既而又思往者已矣，何苦追思，此次可謂幸而免矣。

二十日：晚餐後，出外散步，行至某處，聞有聲如相罵者然。行近，聽之愈明，不堪入耳，蓋罵人之祖宗家族也。時旁觀者如堵，余行直前，不詢其因。噫！如此辱吾國體，令外人聞見之，可恥孰甚。

二十一日：今日本校開成績展覽會，及行高小科畢業禮。余上樓見成績斐然可觀。及搖鈴開會，乃坐於學生席，見畢業生演講，口才甚好，其尤可稱者，即英語演講。正在高興之際，忽有同坐之數來賓，發語狂笑，吸煙噴人，不知講堂之規則，而擾聽者之注意，乃不樂而返。

二十二日：爲吾國廢曆之冬至。是晨，獨坐門外，見路上往來之客，手執碗屑，雖未見其內之物，然亦知九分矣。是日吾家亦祭祖。先及晚，散步出遊。

二十三日：夜獨至精武體育會，遇同學數人，欲之關仔角遊，乃偕之往。比至，見黑雲四合，滿天皆墨，大有大雨卽至之狀，乃急相率回家。及歸無雨，而天空忽變清明，涼風入戶，令人樂甚。乃閱書自娛。

二十四日：下午至精武體育會練習排球，此爲余練習排球之首次也。蓋余屢聞其名，而未曾戲之，今戲之不覺趣甚。及黃昏，乃回家。二十五日：中華校友會開幕之日也。是夜，余往觀其表演，電光乍明乍暗，其明也，曜若白日，其暗也，暝若孤燈，聞此火牌之構造，約費百餘元。入至草場，見人山人海，面向臺上，座位已滿，不得不立於人後。笛聲一響，布景高懸，十餘會員，身穿操衣，或立人之肩，或坐人之背，此何爲耶？即疊羅漢也。及畢，趙上贊君表演幻術，表演之佳，令人莫明其妙，所謂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祕也。後會員演滑稽笑

談，先則喃喃有辭，令人笑至肚痛；繼則不知所爲，而所作又無狀，令人不快。

二十六日：爲本校追悼陳君新政之日。是日，余至校，席已坐滿，乃立於諸同學之間。未幾，搖鈴開會，首爲邱君明超宣布理由。後由謝君聚會述陳君之歷史，述者聲音高大，聽者心領神會。後陳君之弟代表其家眷致謝詞。散會後，攝影於草場。回憶陳君之歷史，犧牲如許之金錢精神，欲謀有益於社會，發展教育，振興實業，爲我國增光，事有未了，而天不假年，傷我偉人。嗟乎！茫茫神州，誰能步其後塵乎。

二十七日：閱東方雜誌，見托爾斯泰被利寧妻控告一案，深異之。因而思及托爾斯泰爲社會八大思想家之一，其主義，余固稍知之，爲無抵抗主義，謂若人掌我之右頰，則以左頰向之。噫！誠若此，豈不受辱乎？值此萬物競爭之世界，強者存，劣者敗，而彼乃執此主義以傳播於世，其主張雖善，恐非其時也。

二十九日：往精武體育會戲園，四人共戲，抖擻精神，毆子來去，疾若蜚蝗。既而倦甚，乃止戲回家。

三十日：復往精武，偶遇舊友，詢其別後情形，答稱往外埠經商，於前日乃至本埠。彼亦詢余，乃以近狀語之。事事遜人，愧甚愧甚。憶從前同學互讀，其樂易極，惜不久竟作勞燕分飛，今又相遇，豈不樂乎。

三十一日：明日爲精武體育會一週紀念，故今日必先布置之。余往觀焉。既而衆人屬余相助，余乃與衆人合作，工作時，或以滑稽笑語相向，或唱歌助興。既而工畢，再戲網毬，力疲乃返。

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：精武體育會舉行一週紀念。是日開國操會於操場，會員演技，精神活潑，以男女合操尤爲可觀。觀者無不贊歎。人山人海，極一時之盛也。

二日：偕表兄往沈坡安八，此地余久思一往，而未得良機。同學會前後旅行於其上下埠，余未克偕往，頗以爲憾。今得良機，乃欣然而往。及登船，回眺本嶼，高山聳立，水聲澎湃，回憶前讀本嶼歷史，海賊嘗猖獗於此，後經英政府剷除而後平，今身處其地，不覺悄然。既

而船出海外，愈望愈廣，全嶼在目，風景獨絕。忽悲從中來，謂日對此間佳景，今欲與之相辭，其能忍乎？并不知欲至之地，其風景能及此否？於是懸想彼地之風景焉。幻想之際，不覺魂爲之飛，魄爲之往，而無情汽船，嗚嗚迫人上岸矣。火車臨岸，歡迎坐客。既而上火車，竊思此爲余乘火車之首日。有頃，汽笛一聲，車輾輾行矣。憑窗遠眺，一片平原，橡椰彌望。馬來半島，此二種爲大出產。須臾，已至目的地。下車僱人力車。風景幽靜，人口不多，商業冷淡，不覺失望。因之不思久居。火車至，即買票上車。抵嶼時，日將西沉矣。

四日：閱項羽本紀一篇，不禁爲之深惜。夫項與八千子弟起於會稽，所戰皆克，九戰章邯，而諸侯咸服。及西入於秦，凡七十餘戰，所當者破，所擊者服，未嘗敗北，遂霸有天下。而與敵者，厥惟漢高祖。當其時，正缺乏人材之際，而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利用，致被困垓下，自刎烏江。數年戰功，廢於一旦，豈不惜哉？雖然，鴻門之會，羽不殺邦，烏江之危，邦竟不相容。嗚呼！羽不失爲君子，邦真忍人哉！

五日：隨家人往遊海邊。余偕數友游泳，當時波濤甚大，而余不善游泳，未敢泳於深處，觀友泳於波中，悠然自在，令人嘆羨。余深愧己之無能。沐畢，乃登陸再沐清水，時將晚矣。備人備餐。食飯之際，有客三十餘，食談相雜，笑語相向，可謂樂之至也。食飽之後，余散步於海邊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，東方之月將出，微光一線，浮顯海面，景如畫然。遠望埠中，燈光燦然。海邊有大石，有數人坐於其上。良久，鐘打十一，余亦有倦意，乃離此好景而歸。睡時清風入戶，不覺已入夢鄉。明日早起，沿海邊行，偕二同志，互談遊玩之樂。遠望漁船，隨波起伏，若身處其中，其樂如何。既而行遠，腹中告餓，手足告疲，乃回沐浴。備人備飯矣。飯畢，至樓上，臥牀上閱英文雜誌。及夜，又蹣跚於海邊。十點餘鐘，乃乘汽車回。

年假隨筆

中張志華

歸感

光陰如箭，忽忽又一學期。憶暑假歸時，與諸同志共談一室，各述其別後情況，或結隊游覽山水，所歷之事，今日思之，儼如昨日。此次年假歸里，但見家况如故，山光依然，惟老父髮已皤然，面起皺皺，長輩已半爲鬼，事物一息千變，誠可驚人。年齒日長，學問進步殊鮮。

清夜自思，視顏無地，輒痛心流淚，上辜父母之栽培，下負教師之導誘。噫！光陰催人，何其速也？吾輩青年豈可輕放棄之，不起而奮鬪乎？特作此以自警。

神鬼作惡

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：晚飯後，余獨坐斗室，鬱鬱無聊，乃緩步門外，逢友人三四，相談良久。時夕陽漸漸西沒，暮色沉沉，各戶燈光齊明，吾儕乃往同學家中作閒談。正高興之間，忽聞後鄰大呼與擊桌之聲，乃急步趨觀，見一人孤坐桌旁，搖頭舞手，時向東，時向西，作喃喃語。吾輩始以為發狂，後詢諸長輩，乃知其身受神法，而除邪惡，保祐平安云。吾儕於暗中窺之，不禁為之大笑不已。余不欲久視，乃退入舍間。嗚呼！吾國之陋習，固可笑，尤可悲，堂堂為一萬靈之人類，而為土塑木雕所愚弄，豈不恥哉？科學之缺乏，學識之淺薄，誠至極矣。外人所以視吾為半開化之民，常受其欺侮，吾人惟有效牛馬之勞，不敢與之稍抗，斬荊除棘，為彼奴隸，哀哉！夫科學者，誠為今日所不可少者也。觀夫今日南洋人口不可謂不衆，西人不過百分之二三，而能管治數千萬人，安居樂業，馴服如綿羊，畏之如鼠見貓，何也？科學之功也。嗚呼！吾國今日之缺乏科學，正如渴之於飲，飢之於食，而吾人尚如醉生夢死，不汲汲以科學為要，人種不滅，國家不亡，幾希矣。吾國人倘能趁此時期，發奮研究科學，猶未晚也。

鄰人嫁女之哭聲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：晚五時許，與同志緩步郊外，領略新鮮空氣，見百鳥紛紛歸巢，啾啾作招子音，昆蟲唧唧於草間，如報天將晚矣，百業可休矣。時天色沉沉入暮，覘斯景也，百感交集，人生如夢，富貴如煙，物景一息千變，人事代謝，浮生若夢。噫！人生於宇宙間，設不能建功立業，徒以富貴安逸為榮耀，與蟲鳥有何異哉？吾儕乃攜手同歸。抵家後，即欲取書與弟妹等共習於燈下，忽聞右鄰發微細之哀音，余乃收卷靜聆之，覺其聲益大而音益悲，使人聞之下淚。余不忍聞，乃趨戶外，但聞路人云：「此必叩喪也。」余乃詢友人曰：「此是喪事乎？」友曰：「非也，乃舊式嫁女耳。」余笑曰：「汝說殆非，何其音悽切若斯耶？」友曰：「若不我信，余可導汝往觀。」於是

乃邀數同學往觀，果為嫁女，余不禁失聲為之三歎。嗚呼！吾國之習俗，何其愚哉！為喜事而大哭，宜其有死人而演劇者矣。夫婚姻為人類所應有，人類所以不絕者，為有婚姻也。人之離別，固不忍，然何至發悲切之音，令人生無限之感歎耶。

游小溪

三十日：天氣炎熱，下午尤甚。余坐於帳房，代父記錄往來件項，覺頭暈腦痛，乃出邀葉黃凌三君往山溪沐浴。三君巧慧，沿途談笑，一言一答，令人失笑。心怡神曠，樂不思蜀。經廣義山抵凌君樹膠園，凌邀入園內稍息，請以紅豆水食畢，吾儕乃緩步向清溪往，經數園，達目的地。見溪水澄澈，深約數尺，游魚可數，白沙亂石承其底，更覺溪水潔淨可愛。兩旁大樹高蓋，蔭翳不熱，吾儕乃解衣躍入水中，水冷如冰，刺人肌膚，然覺精神百倍。在水中更作一番談諧，而小鳥唱於高枝上，其音柔婉悅人，小蟲鳴於叢草中，斯時之樂，誠有百萬家財亦不羨慕之概。夫天賦人之娛樂，豈擇人而賦乎？是故富者固有樂，貧者非必盡憂而無樂。噫！世人常以貧人終無娛樂，娛樂為富者獨有，豈非大謬哉？娛樂者，人為之也，非金錢所能獨占也。

捕魚

三十一日：早餐後，余與同學三四，圍坐作閒談，忽同學陳君來邀往魚塘捕魚，余乃歸家易衣偕往。抵魚塘，塘作長方形，約一畝之廣，見塘水震盪不已，知魚作戲其間。余乃負網與凌君共泛竹排於水上，拋網數次，猶未得一魚，後至彼岸，見水色蔚藍，魚類甚多，余立拋網，魚多為驚，躍出水面而遁，如投亂石。余立收網，網作相擊狀。余謂凌君曰：「大魚得矣。」果得一魚，重二三斤。余喜極，幾不能出聲。從未嘗獲如此之大魚。余立以一手伸入網內捕之，不料一掌不及其大，卒被逸去。余悵然呆立良久，始修網再拋。二魚忽從網中躍出，余奇之，乃收網觀察，原為破網。以後連拋數次，竟未獲一魚。余與凌君乃悵喪而歸。

試馭兩輪電車

十四年一月七日：早餐畢，疊坐家中，無處消遣，乃往邀黃凌二君乘二輪電車，是車為吾父月前以五元俸獲者也。吾二人各乘一次，

覺非常愉快。而志彬君忽從家來，心欲一試，詎知彬君膽怯無勇，車已啟行，而身不克驟上，以是慄慄無措，擱於大樹之下，面部稍損。幸彬君急撒其手，抱於樹幹，不如是，必葬身於是間矣。

吾校開學之感

光陰不留，樂不可永。年假歸家與諸同志，每日作漫遊之樂，更不知冷淡孤寞，人世難艱，今也假期滿矣。同學紛紛赴校，從事學問，以期他日建一番轟轟烈烈之偉業。余以家貧，一時無從籌備資金，故不克赴校。惟俟舊元宵後，再作計較。余本為全班之最不才者，更曠課十數日，而同學節節求進，余尚停滯枯守，豈不悲哉？假中與諸同學終日行樂，今忽作勞燕分飛，簫風几燭，若愀然助寂寞人以增哀者。在家伴親，固喜罔極，然欲行樂，遣愁，離恨，則賴友朋矣。今友朋已散，惟獨坐斗室，徒執書卷，以補曠課於萬一耳。

鍾靈中學全校員生著作

陳再安君繪

華英 五彩馬來半島全圖 對照

此圖現正設法委托上海著名書局印刷俟出版時當再登報通告



擬本全校刊發刊辭

中呂承徵

世間事物，不論大小，皆有研究之價值；社會上所發生之問題，不論公私，皆有討論之必要。蓋公論乃成業之母，而私斷乃敗事之基也。各地研究會之組織，各種學說之蠱起，無非藉以講求真理，拒斥邪說。今日世界文化之進步，學術之昌明，非以此乎？學校之發行校刊，亦不過將一校之種種情形，藉校刊以宣布於社會，供各方人士之討論耳。

本校開辦，轉瞬三年，然校中設施之情形，教授之方法，學生之成績，除本埠少數人士外，實罕有知之者。倘長此以往，無一種溝通社會之工具，足以及遠，足以垂久，而又獲得公正之批評，可為進行之方鍼者，將來社會人士固不免起而責斥，而本校辦學同人亦實難辭其咎矣。故特乘此首屆初中將畢業之時，發行校刊，意在將三年過程中之各種情形佈告於衆，而求通人之評定，以為善善從長，有過必改之導綫，並無何種用意也。其有不妥之處，幸諸君子指教之。

擬本全校刊發刊辭

中楊國華

自民八五四運動以來，吾國學界遂一致趨重文化事業，是種現象，堪為吾國智識階級放一異彩也。非經此次之奮鬥，非受此番之影響，又烏能有今日之文化哉！今各校之發行月刊也，年刊也，校刊也，皆所以促進文化之發展，增進文學之價值，非徒藉以作長久之紀念也。本校開辦於茲三載，成績如何，當由第三者論定，固毋庸吾儕之喋喋。惟去年與前年本校曾舉行兩次展覽會，以表